賓退錄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賓退錄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，作《孩兒詩》五十韻以譏友謙。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，賦《老兒詩》一篇。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。張詩用韻安帖，不類次韻者，尤為難能。今兩錄之。《孩兒詩》曰：「情態任天然，桃紅兩頰鮮。乍行人共看，初語客多憐。臂膊肥如瓠，肌膚軟勝綿。長頭才覆額，分角漸垂肩。散誕無塵慮，逍遙占地仙。排衙朱閣上，喝道畫堂前。合調歌楊柳，齊聲踏采蓮。走堤衝細雨，奔巷趁輕煙。嫩竹乘為馬，新蒲掉作鞭。鶯雛雛金鏃繫，猧子彩絲牽。擁鶴歸晴島，驅鵝入暖泉。楊花爭弄雪，榆葉共收錢。錫鏡當胸掛，銀珠對耳懸。頭依蒼鶻裹，袖學柘枝揎。酒滯丹砂暖，茶催小玉煎。頻邀壽花插，時乞繡針穿。寶篋拿紅豆，妝奩拾翠鈿。短袍披案褥。尖帽戴靴氈。展畫趨三聖，開屏笑七賢。貯懷青杏小，垂額綠荷圓。驚滴沾羅淚，嬌流汙綿涎。倦書饒姬姹，憎藥巧遷延。弄帳鶯綃映，藏衾鳳綺纏。指敲迎使鼓，箸撥賽神弦。簾拂魚鉤動，箏推雁柱偏。棋盤添路畫，笛管欠聲鐫。惱客初酣睡，驚僧半入禪。尋蛛窮屋瓦，探雀遍樓椽。拋果忙開口，藏鉤亂出拳。夜分圍榾柮，朝聚打秋千。折竹裝泥燕，添絲放紙鳶。互誇輪水碨，相教放風旋。旗小裁紅絹，書幽截碧箋。遠鋪張鴿網，低控射蠅弦。吉語時時道，謠謌處處傳。匿窗肩乍曲，遮路臂相連。鬥草當春逕，爭球出晚田。柳傍慵獨坐，花底困橫眠。等鵲潛籬畔，聽蛩伏砌邊。傍枝拈粉蝶，隈樹捉鳴蟬。平島誇蹻上，層崖逞捷緣。嫩苔車跡小，深雪屐痕全。競指雲生岫，齊呼月上天。蟻窠尋逕斷，蜂穴繞階填。樵唱回深嶺，牛歌下遠川。槀柴為屋木，和土作盤筵。險砌高臺石，危跳峻塔

磚。忽升鄰舍樹，偷上後池船。項橐稱師日，甘羅作相年。明時方在德，勸爾戒狂顛。」《老兒詩》曰：「鬢髮盡皤然，眉分白雪鮮。綢遮延客話，傴僂抱孫憐。無病常供粥，非寒亦衣綿。假溫衾擁背，借力杖搘肩。貌比三峰客，年過四皓仙。喚方離枕上，扶始到門前。每愛烹山茗，常嫌飣石蓮。耳聾如塞纊，眼暗似籠煙。宴坐羸憑几，乘騎困韝鞭。頭搖如轉旋，唇動若抽牽。骨冷愁離火，牙疼怯漱泉。形骸將就木，囊橐尚貪錢。膠睫乾眵綴，粘髭冷涕懸。披裘腰懶繫，濯手袖慵揎。抬舉衣頻換，扶持藥屢煎。坐多茵易破，行步履難穿。喜婢裁裙市，嗔妻買粉鈿。房教深下幕，床遣厚鋪氈。琴聽憐三樂，圖張笑七賢。看嫌經字小，敲喜磬聲圓。食罷羹流袂，杯餘酒帶涎。樂來須遣罷，醫到久相延。裹帽縱橫掠，梳頭取次纏。長籲思往事，多感聽哀弦。氣注腰還重，風勤更偏。墓松先遣種，誌石預教鐫⊥到唯求藥，僧來忽問禪。養茶懸灶壁，曝艾曬簷椽。怒僕空瞠眼，嗔童漫握拳。心驚嫌蹴踘，腳軟怕秋千。局縮同寒狖，堆厖似飽鳶。觀瞻多目眩，舉動即頭旋。女嫁求紅燭，男婚乞彩箋。已聞頒几杖，寧更佩韋弦。賓客身非與，兒孫事已傳。養和屏作伴，如意拂相連。久棄登山屐，惟存負郭田。呻吟朝不樂，展轉夜無眠。呼稚臨床畔，看書就枕邊。冷疑懷貯水，虛訝耳聞蟬。束帛非無分，安車信有緣。伏生甘坐末，絳老讓行先。拘急將風夜，昏沈欲雨天。雞皮塵屢積，　　齒食頻填。每憶居郎署，常思釣渭川。喜逢迎佛會，羞赴賞花筵。徑狹容移檻，階危索減磚。好生焚鳥網，惡殺拆魚船。既感桑榆日，常嗟蒲柳年。長思當弱冠，悔不勝狂顛。」書畢，回思少小嬉戲之時，恍如昨日，今年逾五十，駸駸將入《老兒詩》之境矣，讀之亦可以自警云。前詩第四十二韻押「全」字，後詩乃押「先」字，恐誤。又「養和屏作伴」，「屏」字可疑。

寓言以貽訓誡，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，頗似以文為戲，然亦不無補於世道。吾閱近世文集，得二文焉，朱希真《東方智士說》、蕭東夫《吳五百》是也。朱之文曰：東方有人自號「智士」，才多而心狂，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、長者，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。然地寒力薄，終歲不免饑凍。里有富人，建第宅甲其國中，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儴。一旦，富人召智士語之曰：「吾將遠遊，今以居第貸子，凡室中金寶、資生之具無乏，皆聽子用不計，期年還，則歸我。」富人登車而出，智士杖策而入。僮僕、妓妾羅拜堂下，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。號智士曰假公。智士因遍觀居第，富實偉麗過王者，喜甚。忽更衣東走圃，仰視其舍卑狹，俯閱其基湫隘，心鬱然不樂。召綱紀僕讓之曰：「此第高廣，而圃不稱。」僕曰：「惟假公教。」智士因令徹舊營新，狹者廣之，卑者增之。曰：「如此以當寒暑，如此以蔽雨風。」既藻其棁，又丹其楹，至於聚籌積灰，扇蠅攘蛆皆有法度。事或未當，朝移夕改，必善必奇。智士躬執斤鬥，與役夫雜作，手足瘡繭，頭蓬面垢，晝夜廢眠食，忉忉焉惟恐圃之未美也。不覺閱歲，成未落也。忽闇者奔告曰：

「阿郎至矣。」智士倉皇棄帚而趨，迎富人於堂下。富人勞之曰：「子居吾第，樂乎？」智士恍然自失，曰：「自君之出，吾唯圃是務，初不知堂中之溫密，別館之虛涼，北樹之風，南樓之月，西園花竹之勝。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，吾未嘗舉觴、蟲網瑟琴、塵棲鍾鼎，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。」富人揖而出之。智士還於故廬，且悲且歎，悒悒而死。市南宜僚聞而笑之，以告北山愚公。愚公曰：「子奚笑哉？世之治圃者多矣。子奚笑哉？」蕭之文曰：吳名蠢南，蘭陵為寓言靳之曰「淮石浮屠客」。吳日飲於市，醉而狂攘臂突，市人行者皆避。市卒以聞吳牧，牧錄而械之，為符移授五百，使護而返之淮右。五百詬浮屠曰：「狂髡坐爾，乃有千里役吾，且爾苦也。」每未晨蹴之，即道執撲驅其後，不得休，夜則縶其足，至奔朱埭。浮屠出腰間金，市斗酒，夜醉五百，而髡其首，解墨衣衣之，且加之械而縶焉。頹壁而逃。明日，日既失，五百乃醒，寂不見浮屠，顧壁已頹。曰：「嘻！其遁矣。」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，驚循其首則不發，又械且縶，不能出戶。大呼逆旅中曰：「狂髡故在此，獨失我耳。」客每見吳人輒道此，吳人亦自笑也。千岩老人曰：「是殆非寓言也，世之失我者，豈獨吳人五百哉？生而有此我也，均也，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。所寄以見榮悴，乃皆外物，非所謂儻來者耶。曩悴而今榮，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，而顧揖步趨，亦日隨所寄而改，曩與之處者，今視之良非昔人。而其自視，亦殆非復故我也，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？」吾故人，或駸駸華要，當書此遺之。二文，朱尤屬意高遠，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，以至於聖賢之樂地，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，皆東方智士之流也。余亦懼夫流而至於此也。讀之竦然，為之汗下。

饒德操祝髮後，有與胡少汲小簡云：「如璧再啟，少汲器博望重，雖欲與官職，辭而官職追之不置。然安時聽命可也。時命之來，亦非己力所能勝，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，獨聲色一事耳。大抵官職移人，如酒漸多則難制，方飲酒時，若座有所畏者，自非狂夫，則酒雖多，不至於犯禮。少汲天資近道，如楞嚴圓覺維摩，宜少汲所甚畏者，不可令去几案間。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。漸貴矣，恐漸不聞此語，而我漸不敢作此語，亦恐漸不喜此語。及此，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，止如是耳。

曾端伯以所編《百家詩選》遺孫仲益。仲益復書云：蒙馳賜《百家新選》一集，發函開讀，每得所未聞，則拊髀爵躍，讀之惟恐盡也。歐陽公《集古錄》云：物常聚於所好，而得於有力之強，如好之而無力，有力而不好，皆莫能致也。宋興二百年，宗工巨儒、騷人墨客、專門名家、大篇短章，或膾炙士大夫之口，或淪廢於兵火。幾亡而僅存，蒐攬亦略盡矣。而《詩引》所載，多者數百言，少者數十言，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，盛德之士高風絕塵，師表一世，放臣逐客興微托遠，屬思千里，與夫山巉塚刻、方言地志、

怪奇可喜之詞、群嘲聚訕戲笑之談，靡不畢載。《集古錄》又云：惟世之所貪者，無欲於其中，然後能一其所好，豈不信矣。夫覿竊讀諸引之後，其詩舊所見，不復讀。讀未見者，每遇佳處，或一再讀，或三復而不能休。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，幸甚過望，不可言也。覿學迂才下，為世畸人，區區小技，如臘鼠然，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。比讀新著，而私意粗亦有合者。秦少遊云：「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，而有韻者輒不工。」此語一出，天下遂以為口實。南豐作《李白詩引》，以為閎肆瑰瑋，非近世騷人所可及，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。荊公屢稱郭功父詩，而南豐不謂然，功父疑之。荊公曰：「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，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？」南豐論詩如此，如《兵間》一詩，指徐德占《論交》一詩，指呂吉甫又有《黃金》、《顏楊》諸詩，皆卓然有濟世之用。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覿，所以不喻其言也。荊公《竹詩》：「人言直節生來瘦，自許高才老更剛。」《雪詩》：「平治險穢非無德，潤澤焦枯實有才。」《送李璋下第》：「才如吾子何憂失，命屬天公不可猜。」世人傳誦，然非佳句。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。歸蔣山乃造精絕，其後《再送李璋下第》、《和吳衝卿雪詩》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。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，蘇黃門詩已不逮諸，公北歸後效白公體，益不逮。惟四字詩最善。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，意謂亦效白公詩者。公述潘邠老言：文潛晚喜白公詩。信矣。如所料也。東坡論陶詩，精能之至乃造平淡，如佛說密，中邊皆甜，若中與邊皆枯淡，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，若淡而實美也。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，終不如少年精而巧。蓋平淡不可為，水落石出，自見涯涘，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。呂居仁作《江西宗派》，既云宗派，固有次第。陳無已本學杜子美，後受知於曾南豐，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，非其派也。靖康末，呂舜徒作中憲，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，極口詬罵其翁於廣坐中，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語，故於《宗派》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，師川固當不平，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：「氣爽絕類徐師川。」師川喜以為是，不免與惠洪為類。此又不可曉者。《冷齋夜話》載：秀老一事，覿在江西時，惡其狂誕無稽，坐客皆憮，然此僧中奴，固不以笞罵為辱。東坡《橄欖詩》云：「已輸崖蜜十分甜。」惠洪以崖蜜為櫻桃。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：「金城土酥靜」，如練為蘆菔恨者。東坡《地黃詩》云：「崖蜜助甘冷，山薑發芳辛。」製地黃法，當用薑與蜜，而用櫻桃，可乎？黃師是守泗時，以酥酒遺東坡，答詩云：「關右土酥黃似酒，揚州雲液卻如酥。」謂土酥為蘆菔根，可乎？公著論斥其妄，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。覿每觀公敘諸詩，詞句溫麗，紀次詳實，尊賢樂善。得詩人本意，歎仰之餘，又見曾存之、晁無咎。□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，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，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。如曹元寵、米元暉。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？然元寵詩殊有可觀。若「都都平丈我」，又待入《紅窗回》矣，卿發千里一笑。覿自拜賜，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，與《拾遺詩話》一卷，而後修書拜送使者，尚當細讀別具記。仲益此書，發明甚多，今人遺以書籍，安肯即讀，雖

讀，亦必不能留意如此。前輩之風，何可多得元寵名組，嘗《賦紅窗回》百餘篇，皆嘲謔之詞，故掩其文名。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，以論語授徒，讀「郁郁乎文哉」：「都都平丈我」。《詩選》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：「此老方捫虱，眾雛亦附火，想見文字間，都都平丈我。」仲益故云：端伯觀詩有《百家詩選》，觀詞有《樂府雅詞》，稗官小說則有《類說》，至於神仙之學亦有《道樞十鉅編》。益矜多炫博，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，於學無所不能，故未免以不知為知。《詩選》云：取殊未精當，前輩多議之。仲益所稱南豐《兵間》、《論交》、《黃金》、《顏楊》諸篇，及蘇黃門四字詩，無一在選中者，而反錄《都都平丈我》。司答書及此，亦因以箴之也。

顏淵、子夏為地下修文郎，陶宏景為蓬萊都水監，馬周為素雪宮仙官，李長吉記白玉樓，其說荒唐，不可究詰，然近世此類甚多，見於傳記，班班可考。大抵名人才士，間鍾異稟世不多得，使無神仙則已，設或有之，非斯人之徒，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，聖人不語，六合之處，存之可也。石曼卿卒後，其故人有見之者，云恍惚如夢中，言：「我今為仙也，所主者芙蓉城。」慶曆中，有朝士晨赴起居，道見美婦三十餘行前，丁觀文按轡繼之而去，朝士問之，最後一人答曰：「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。」時丁在告，頃之聞其卒。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，有巨黿穴一埽下，埽多墊陷，伺其出，射殺之。後晝臥，夢吏來逮，行若百里，見道左宮闕甚壯，問吏何所，曰：「紫府真人宮也。」「真人為誰？」曰：「韓忠獻也。」勉私念乃韓公故吏，祝門吏入見之，望韓公坐殿上，衣冠若神仙，侍立皆碧衣童子。勉再拜以情禱焉，公遣之歸，遂寤。王平甫，熙寧癸丑，直宿崇文館，夢有人邀至海上，見海中宮殿甚盛，其間作樂，題其宮曰「靈之宮」，邀者欲與具往，一人隔水止之曰：「時未至，且令去，它日當迎之。」恍然夢覺，時禁中已鍾鳴。平甫頗自負，為詩記之曰：「萬頃波濤木葉飛，笙簫宮殿號靈芝。揮毫不似人間世，長樂鍾來夜半時。」後四年，平甫病？卒，其家哭訊之曰：「君嘗夢往靈芝宮，信然乎？當以兆我。」是夕，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。其家復卜以錢，卜曰：「然。」呂獻可在安州，一日坐小軒，因合目，見碧衣童云：「玉帝南遊炎州，召子隨行，糾正群仙。炎州若熱，賜子清涼丹一粒。」呂拜而吞之，若冰雪然，自知不久於世。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，金甲吏從數百人。劉景文知忻州，一日謂一曹掾曰：「天帝召君，吾且繼往。」未幾，掾無疾而逝，景文亦繼亡。經夕蹶然而蘇，索筆作三詩，有「中宮在天半，其上乃吾家」及「仙都非世間，天神繞樓殿」等語。黃伯思，字長睿，邵武人，自稱雲林子，尚書右丞相履之孫，登進士第，仕至秘書郎，博學能文，好仙佛之說。政和七年，在京師夢人告：「子非久在人間，上帝有命典司文翰。」明年二月，果卒。李伯紀銘其墓略曰：「玉樓成，上帝有詔，往司文翰，脫履塵凐。」蓋紀此事。陳伯修，宣和三年寓居京口，自稱閑適先生。一日晝寢，夢至帝所，如人間上殿之儀。帝曰：「

卿平生所上章疏，可敘錄進呈。」一天官引至廊廡間，帷帳甚設，几上有筆墨、硯石，皆精妙可玩，傍有大帙，用青綾裝飾，信手運筆，捷疾如神，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。帝批覽再三，顏甚喜，諭旨曰：「已於第六等授卿官。」即下殿謝恩，聞金鍾玉磬之聲，競作乃寤。以告其子，且云：「豐相之臨終，得夢亦如是。」俄命駕，遍別知舊，白府丐致仕。夜過半，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，手結彌陁印，端坐而絕。後七日，一僧云夜宿瓜州，夢官人服銀緋跨馬，導從數十，履江水如平地。心異之，問：「為誰從者？」曰：「陳殿院赴召也。」黃冕仲挽詩，有「淩波應作水中仙」之句。張子詔云：「不須更草玉樓賦，已作神仙第六人。」皆謂此。李莊簡南遷，其子孟博卒於瓊州。先是數月，孟博夢至一所，海山空闊，樓觀特起，雲霄間有軒，榜曰「空明」。先世諸交環坐其中，指一席曰：「留以待汝」，遂寤。臨終，雲氣起於寢，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。瓊人悉見之。孟博苦學有文。紹興五年，進士第三人及第，莊簡有詩悼之云：「脫屣塵寰委蛻蟬，真形渺渺駕非煙。丹臺踏杳無歸日，白玉樓成不待年。宴坐我方依古佛，空行汝去作飛仙。恩深父子情難割，淚滴千行到九泉。」朱希真《夢記略》云：紹興戊寅除夜，體中不佳，三更方得睡，至一山館，與一客行至門外，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，客指曰：「此某人居也，盍往訪之？」乃同至其家，柴扉茅舍，門前張一畫圖，作一仙人乘雲騰空，下臨海山，唐人畫也。俄而主人出，竹冠草履，握手大笑，如舊相識，引入，至一小閣，又進登一閣，稍大，閣中皆陳列法書、圖畫。大閣北壁，蓋其人自畫山林岩石、隱逸之趣，其上作雲煙出沒、濃淡雲中，隱隱有章草細字可讀。云：「吾初東遊至黃河，向河再拜，飲河水一杯而渡，至某處見某人授《易》《書》，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，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，乃歸。復至黃河，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，大風河浪洶湧，眾不敢登舟，予獨亂流而濟，至家，始營小閣，日與客飲酒，閣破二作三間，酒器用鐵鐺、木杓、磁杯，已而少有餘，復建大閣，它日又有餘，復買銀作鐺杯，無日不留客，客必劇飲，飲必醉，醉必睡，或數日不醒也。」此後字雜雲煙不可讀矣。與予語，極樸質，間及道理，則元妙高遠，其人風姿蓋神仙真人之流。獨與予慷慨劇談，坐間先有數客，不復與語，予亦連酌數杯，酒味非人間曲蘗可及。歡飲方狎，忽驚起，索燈火，目想心思，縱筆為記。次日己卯歲旦，子孫環侍，朱出此記示之，且云：「所遊甚樂，悔不便為住計。」後八日，又自云：「好去！好去！？自有快樂。」三更初，端坐啟手足，神色不亂，寂然而逝。七日方斂，舉體柔軟，氣貌如生。韓公事見劉斧《青瑣高議》，呂公事見斧《韓府名談》，斧著書多誕妄，故觀者例不敢信。石、丁二事，東坡《芙蓉城》詩已用之，靈芝宮，東坡亦記其事，若劉、若黃、若陳、若李、若朱，則又耳目相接，皆可信不誣。唐白樂天亦有詩云：「近有人從海上回，海山深處見樓臺。中有仙龕虛一室，多傳此侍樂天來。」《夷堅．乙志》又載：方朝散為玉華侍郎。事甚詳。方之名不著於世，故不錄。《真誥》、《丹臺靈》諸書所載，如武王發為北斗君，召公奭為南明公，

賈誼為西門都禁郎，溫太真為監邯國伯，魏開帝為北君太傅，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，陶侃為西河侯，秦始皇為北帝上相，周公旦為北帝師伯，夷叔齊為九天僕射，墨翟為太極仙卿，莊周為太元博士，孔子為元宮仙之類，凡數十人，不可悉書。古今聖賢幾無遺者，豈盡如其說乎！

富鄭公奉使契丹，虜主言欲舉兵。公曰：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獲；若用兵，則利歸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禍。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，此皆其自謀，非國計也。勝負未可知，就使其勝，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？抑人主當之歟？」是時語錄傳於四方。蘇明允讀至此曰：「此一段議論，古人有之否？」東坡未十歲，在傍對曰：「記得嚴安上書云：『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；略薉州，建城邑；深入匈奴，燔其龍城。議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，非天子長策也。』正是此意。」明允以為然。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，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，請先其未發逆擊之，魏公卿皆以為當。崔伯深曰：「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，從陛下征伐，西平赫連，北破蠕蠕，多獲美女、珍寶，南邊諸將聞而慕之，亦欲南鈔以取資財，皆營私計，為國生事，不可從也。」魏主乃止。其論亦然。余謂：嚴、崔之說，皆陳於其君，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，別白於異域而能見聽。獨唐鄭元璹使突厥，謂頡利曰：「今掠資財劫人口，皆入所部，可汗一不得，豈若仆旗接好，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。」頡利當其言。時自將攻太原，遽引還，正與富公之事合。文敏偶忘之，何耶？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？蓋理之所在，古今所同，推誠以告之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

《容齋五筆》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，晚稻未實者，皆為所薄，不能復生。諸縣皆然。有常產者，訴於郡縣，郡守孜孜愛民，有意蠲租，然僚吏多云：「在法無此。」又云：「九月正是霜降節，不足為異。」案白樂天《諷諫杜陵叟》一篇：「九月霜降秋早寒，禾穗未熟皆青幹。長吏明知不申破，急欲暴征求考課。」此明證也。豈非昔人立法之初，所謂早霜之類，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，懼貪民乘時，或成冒濫故，不輕啟其端，今日之計，固難添創條式，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，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，則實惠及民，可以救其流亡之禍，仁政之上也。此皆洪說。余按《北史．虞勇傳》：山西霜儉運，山東租輸皆令實載，違者罪之。唐馬周奏疏云：往貞觀初，率土霜儉，一匹絹才易斗米，而天下帖然者，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，人人自安，無謗讟也。」《北齊書》、《隋書》亦有直云霜旱者，由是推之，唐初以前，必皆有蠲租故事，中世方不然，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旱，有能援以言上，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。

後漢以六曹、尚書、並令僕為八座。魏以五曹、尚書、二僕、一令為八座。唐太宗嘗曆

尚書令，人臣不敢居此官職。林猶謂：唐與隋同竇蘋。《新唐書・音訓》則謂唐以兩僕射、六尚書為八座。高承《事物紀原》又謂：隋唐至今令僕射為宰相，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。未知孰是。

《青箱雜記》載李泰伯一絕云：「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極天涯不見家。已恨碧山相掩映，碧山還被幕雲遮。」識者曰：「此詩意有重重障礙，李君其不偶乎？」後果如其言。吾族人紫芝亦嘗賦一絕云：「數日秋風欺病夫，盡吹黃葉下庭蕪。林疏放得遙山出，又被雲遮一半無。」氣象略相似，僅脫選而卒。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峰壇，有「天近風轉清，地高日難挽」之句。林黃中侍郎見之，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。視前二詩不侔矣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